回忆响堂铺伏击战

黎洪贵

1938年春，日寇为了消灭我抗日力量，决定对我太行山根据地发动一次重兵扫荡。

我军通过内线关系，获得了驻晋东南的日军大队长（相当于我军团级）以上的军官将于三月九日从洪洞县乘汽车出发，经黎城、涉县至邯郸上火车，去北京参予扫荡我根据地的阴谋部署的重要情报。

三月七号，我一二九师司令部获悉这一情报后，马上召开了作战会议。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参谋长李达与有关人员一起分析敌情，研究地图，选择地形，决心打一场彻底的歼灭战。

黎城与涉县间的响堂铺是山西到河北的必经要道，日军要从山西的洪洞到河北的邯郸就必须经过响堂铺。响堂铺地势险要，两条陡长的山岭夹着一条干涸的河床，连接晋冀的大路就在河床边。如果扼住了两边的山岭、河床，大路就完全处在了两边的交叉火力中。据此，我军制定出一个周密的作战计划：陈锡联任前线总指挥，率七六九团埋伏在响堂铺以西，七七一团埋伏在黎城以东，独立师穿插在两团之间，李德生率领的特务连担任防务和传递通讯的任务。这样，就形成了一条长达七十华里的伏击线。

八号夜晚，我军进入了阵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埋伏在响堂铺村外，担任关门任务的是七六九团二营七连三排。进入阵地后，三排长带领一个班的战士，用石块在路上筑起一道半人高的石墙，然后埋伏在那里。一切准备就绪，战士们都隐蔽下来，整个巨长的战线上听不见一点声息。

侦察部队不断送回日军的行进情报：日军有一个团护送这批军官，共计有鬼子千余人，分乘一百八十辆汽车已由洪洞出发，估计在九日凌晨六点左右经过响堂铺。

六点前，战士们子弹推上膛，手榴弹拧下盖，摩拳擦掌，凝神屏气，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可是，天都亮了敌人也没有来，战士们沮丧极了。有的骂敌人是胆小鬼，有的抱怨眼看到嘴的肥肉吃不成了，有的怀疑我军的行动被敌人觉察，敌人不敢来了。随时关注着战场动态的刘、邓首长也非常焦急，不知道敌情出了什么变化。这时，侦察部队急匆匆地赶到指挥所报告了敌情。原来，敌人已经到了黎城，因响堂铺地形复杂不敢大胆冒进，所以一直等到天亮了才从黎城出发，现在已出城二十里，钻进了我们的口袋。

战士们一下子高兴了，为即将歼灭这群侵略者感到心情振奋。陈锡联团长抓紧时机作了一个简短的战斗动员，他说："同志们，我团进入太行山还没有和小日本打过一个大仗。这次鬼子有一千多人，装备精良，是块大肥肉啊！这一仗一定要打胜！打胜了才能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组织的大扫荡。我们要敢打敢拼，刺刀见红，打出红军的威风，打出老红军的本色！"

战士们刚隐蔽好，就听到了汽车声。不一会儿，长龙似

的汽车队出现在眼皮底下。开在前面的是两辆满载着鬼子兵的卡车。车顶架着机枪，卷起漫天尘土向口袋底钻来。刚开到石墙前，三排长举起盒子枪，对准驾驶室就开了火，前面那辆车一下就栽倒了路边。第二辆车从后面绕过来想冲到前面去，三排长抬手又是一枪，打死了驾驶员。两辆车挤到一堆，把路完全堵死了。

随着第一声枪响，我军向鬼子发动了全线打击。手榴弹象包子一样向鬼子砸去，子弹象泼雨般洒在鬼子身上。鬼子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顿时乱成一团。有的汽车翻到了河底；有的汽车挤成了一堆；有的撞上了弹药车，一声爆炸，燃起冲天大火，车上的鬼子被烧得焦头烂额，嗷哇怪叫。当鬼子清醒过来后，才跳下汽车，立即组织拼死的抵抗。

我军吹响了冲锋号。战士们从岭上，坎后跳出来扑向鬼子，开始了一场激烈的白刃战。

一个小战士与一个鬼子拼刺刀时，不慎踩着子弹壳跌倒，被鬼子刺伤了大腿。小战士扑上去抱住鬼子，拉响了鬼子身上的手榴弹。……

三排长带着一个班消灭了前面两辆车上的鬼子后，又向纵深冲去。鬼子躲在每辆汽车底下负隅顽抗。战士们打红了眼，用手榴弹砸，牙齿咬，刺刀挑，把包围圈越压越小，把汽车一辆辆点燃。

三排长打死七个鬼子后，绕过一辆吉普车，看见前面有一辆弹药车，上面载着两门迫击炮和数挺机枪。三排长刚要跑过去，从车后猛地钻出两个鬼子兵。三个人同时开枪，一个鬼子被打倒，三排长也负伤倒下了。另一个鬼子撒腿就往河坎上爬，一个新战士连打两枪没打中，急得放下枪，掏出

手榴弹，使足了劲扔过去。“轰隆”一声，鬼子被炸得四分五裂。

三排的战士爬上那辆弹药车，用那车上的歪把机枪向鬼子群射击起来，鬼子成片地倒下。一辆卡车的油箱被击中，躲在车下的六个鬼子和汽车一起飞上了天。一辆弹药车被击中，“轰隆”一声巨响，把周围的两辆吉普车引爆了。

敌人的抵抗渐渐弱了，阵地上响起一片“缴枪不杀”、“我军优待俘虏”的口号声。战士们和当地民兵开始搜索消灭小股残敌。阵地上到处是枪支弹药，到处是饼干、罐头、糖果等各种物资。战士们虽然肚子饿得咕咕叫，也没有一人拣一块来吃。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除了两百名鬼子掉了队没有进入伏击圈逃掉了外，进入伏击圈的鬼子被全部歼灭。我军缴获了大批枪炮、弹药、军需品。刘、邓大军的军威从此叫敌人闻风丧胆。

当鬼子派来八架飞机到响堂铺狂轰烂炸时，战场上除了遍野的日军尸体和成堆的汽车残骸，我军已清理了战场，带着战利品和抓获的俘虏胜利转移了。

编者注：作者系响堂铺伏击战参加者、原七六九团供应处股长、现重庆市永川干休所离休老红军。

何葆恒师长抗日事迹

邱正民

何葆恒是四川省永川县聚美乡人，农民出身。青年时为环境所迫，寄身军旅。由于勤操苦练，作战勇敢，且生活俭

朴，与士兵同甘共苦而屡立战功，由列兵而班长、而排长、而连营长，直至团长。1936年夏，以川康绥靖公署直辖独立第一旅第一团团长资格进入陆军第二十一军的军事骨干训练班第一期（地点在成都玉皇观）受训。该军训练班设有政治教官多人，系请冯玉祥先生介绍来的，后来得知大都为中共地下党员。其中李荫枫对葆恒的影响较大，使他初步认识到军人为国家之干城；当前形势必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大道理。因而思想有所转变，行动逾益积极，遂得以加入刘湘的军事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1938年，王缵绪真除四川省政府主席，中央明令其组织陆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出川抗战。原川康绥署独立第一旅旅长张竭诚与王缵绪同为西充籍，便利用同乡关系转入第二十九集团军，升任该集团军所属第一六二师师长；何亦升任该师所属四八四旅旅长。此时何葆恒心情舒畅，认为自己历次参加内战，贻害国人；今日为民族争生存而战，实乃军人之莫大光荣，遂慨然随军东下。

阻击日寇，转战鄂东

1938年8月间，日寇十三师团长荻州立兵率其主力沿黄（梅）广（济）公路向广济突进。一六二师四八四旅旅长何葆恒奉命率两个团阻击，攻占了黄广公路上的大河铺、金钟铺两要点，截断敌人的补给线，迫使日寇不得不增援重兵并配以飞机坦克向何旅进攻，何旅长亲临前线督战，官兵奋勇杀敌，予敌以大量杀伤后方退出两要点。由于何旅对该段公路破坏彻底，敌人又不得不以重兵扼守，掩护其工兵修路。此时何旅派兵轮番向其袭击，打得日寇顾此失彼，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缓了在此线长驱直入的进程。这次战斗，兵团司令廖磊认为四川军队装备虽差，但很能打仗，奖励何旅官兵一万元。

同年10月中旬，日寇第六师团长派牛岛支队、第十三师团长荻州立兵派遣其六八联队，配属骑兵大队、炮兵大队、轻型坦克十二辆为先遣快速部队，沿浠水黄陂公路迅猛前进，企图先占领有战略价值之黄陂横店车站，以与信阳南下之敌会合，将我第五战区部队包围于该地区而歼灭之。我六十七军在上巴河进行阻击，一六二师四八四旅旅长何葆恒率两个团担任上巴河右翼守备。一天，日寇以全力进攻并以飞机十二架轮番轰炸。激战至午后二时，我一六一师正面全线被敌突破。何旅长一面占领侧面阵地，阻击敌之追击；一面分兵阻击由下巴河口蓝溪登陆之敌人援兵石泉支队，以致陷入两面夹攻之中，且地形亦于何不利。何旅长向官兵说："我们已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境地，只有拼命抵抗，坚持至入暮，胜利就是我们的。"这两团官兵系何旅长亲自训练的，相处时间长，很听他的话。大家奋力抵御至入暮后，始分组突出敌之包围圈，向应城方向转移。何旅保持平日的纪律，不扰民，并收容了其他部队的流散官兵。到达当阳时，部队仍较整齐，何旅长指挥作战，确有临危不乱的大将风度。

1939年3月，一六二师编为甲种师，撤销旅的编制，改为师、团制。何葆恒任该师四八四团团长；守备襄河西岸之马良段河防，他听说襄河东岸山区有新四军的游击支队，即派员分头向其联络，不时接济游击队的弹药。五月中旬，接游击队秘密通知："日寇在襄河东岸白口一带抢粮、抢牲畜，扰害人民，应予严惩；建议配合我队行动。"何团长将

是项情况上报，经批准由何葆恒指挥两个团渡过襄河由东向臼口攻击；一六一师四八一旅旅长杨守玄率两个团由西向臼口攻击。在历时一周的配合作战中，将臼口敌之外围据点一一攻克，正向臼口核心进攻之际，忽接游击队的重要情报："皂市之敌约千余，并附炮兵、骑兵，正向臼口急驰前进。我游击队分组袭击其侧背，以迟滞其前进。"何葆恒接到新四军第二支队这一情报后，立刻决定，以一小部兵力佯攻臼口之敌和监视增援之敌，大部撤过襄河西岸。当我监视部队与敌援先头部队接触时，臼口守敌亦乘机出击。我军行将处于腹背夹击之中，见打击敌人的目的已达，遂全部安全撤过河西。事后何葆恒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不是李先念的游击队适时给我以宝贵情报，我以久战疲困之师，怎能抵御新增之敌？何况我是背水作战！我在事实的教训中，深深感到与共产党的部队相处，是信得过的。"

1939年开展冬季攻势，一六二师到达大洪山，何葆恒即派人与游击队联络。后奉命攻击三阳店，何葆恒喜出望外，因作战地与游击队活动区更接近了。当攻打三阳店战斗到相持不下时，日寇为了垂死挣扎，便使用火焰喷射器。适何葆恒在前线指挥，士兵棉衣、枪托着火，何之棉衣亦着火。何急令预备队射击敌人。着火士兵就地打滚，传令兵抱着何同时就地打滚，阻止其蔓延燃烧。就在此时，接到游击队送来情报："安陆之敌约二千人，附有炮兵、骑兵向三阳店方向急行军。我游击队在沿途丘陵埋伏阻击。"何葆恒急向余师长请示，将进攻部队撤下整理，并派预备部队迎击来犯之敌。师长准何所请，解除了危急。事后何葆恒感激地说："在紧要关头，游击队阻击敌人，送来情报，使我有余裕时

间，进行休整，从容对敌作战，这是最大的援助！”

协同游击队　保卫大洪山

1940年8月，何葆恒升任一六一师师长。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何师长仍不怕担任风险，暗中与李先念的游击队保持密切联系，听取他们的作战经验和形势发展趋向的分析。是时，二十九集团军驻鄂中地区，在保卫大洪山的战斗中，其一六一师守备着青峰山、猴儿寨等阵地。五月初，日寇发动第三次随、枣会战，何师长接到新四军第二支队情报：“根据敌后方部队的调动与各项准备情况，日寇有袭击大洪山，窜扰老河口的企图。”何师长根据这一情报，即到第一线各团、营、连阵地检查工事及其应战措施。五月四日又接到新四军第二支队情报：“日寇于东桥、京山一带，集结约四千余人，附有炮兵，有进犯大洪山企图。”同时，二十九集团军总部又转下战区敌情通报：“日寇已沿襄（阳）花（园）公路进犯，与二十二集团军的部队战斗中。”大战迫在目睫。五日，当面之敌约四千余人向何师阵地进攻。何师长偕同少数幕僚将师指挥所推进到团阵地的位置，适时相机处理战况的变化。何师与敌战斗到第三天，又接到新四军二支队情报：“近三日来予敌杀伤较大，敌向后运的死伤人员在三百人以上。但日寇野心不死，粮弹补给不断运上战场，敌后方调动仍极频繁。我部游击队正从各方面予敌以打击，协同贵部作战，共同保卫大洪山这个要点。”何师长看完情报，考虑到战斗还要继续延长，即利用战斗间隙，亲到第一线视察工事，慰问官兵，鼓励士气。有个班

长说："师长，这不是你来的地方，你应在你的指挥所指挥全盘战局。"何师长说："我是行伍出身，一听枪响，就想到前线。这几天没有来看你们，心里确实慌的难过；看到你们这样勇敢沉着，打击敌人，我心里也踏实得多。战斗还要继续下去，你们还要艰苦些，打败了敌人，我们国家才有好日子过，那时，我和你们都退伍，回家过安乐日子。"这段朴实诚笃的话，引起了第一线官兵的欢笑。由于何师长这样激励士气，战斗十多天，官兵仍保持昂扬斗志。日寇伤亡日增，消耗弹药，收不到预期效果。此时，何师长接到新四军第二支队情报："我已增派有力部队袭击敌之运输线，并深入敌后，攻击敌之据点，促其早日崩溃。"十六日晨，何师长又接到新四军第二支队情报："敌主力已向后撤退，我正派队截击。"何师长立令肖德宣团，组织一支有力部队追击败退之敌。其他各团一面派队追击，一面作战场清扫。事后何师长说："过去游击队以情报支援我们作战，这次新四军和我们共同保卫大洪山，并肩战斗，我们得到他们有力配合和支援，才取得了胜利。"

别矣大洪山，别矣新四军

1941年12月，五战区司令部令二十九集团军开赴河南内乡整训，临行之前，一六一师师长何葆恒密令其军械员将一些枪枝弹药、医疗药品用具送给新四军第二支队所属游击队。他很有感触地说："我们在大洪山两个年头，我们的足迹踏遍了大洪山的山山水水，四川健儿的血洒遍了大洪山每个角落。大洪山是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柄利刃。日寇每次进犯，我们都在新四军李先念部的支援下并肩战斗，共同杀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取得了胜利。李先念部队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使我们铭记在心，永远不忘！今后离开了良师，离开了有回旋余地的大洪山，前进途中的艰苦将会倍增而难以克服。”他的话，是他在险恶的战斗环境里受到真挚的援助而发之于肺腑，表达出诚朴的感激与怀念之情。

移防六战区，鏖战太平口

1942年7月，一六一师奉调六战区，守备沙市南岸太平口一带江防。何师长亲到守备区各地视察地形与民情风俗。这里是平原，湖沼河流纵横，部队运动不便，不似大洪山那样回旋余地大，而战区司令长官又是反共的顽固派人物陈诚，得不到共产党部队的支援配合，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对于作战方法方式有重新考虑的必要。何师长与参谋长谢济民研究，谢说：“用兵无成法，日寇诡诈，装备又好，只有水来土掩，兵来将挡，看情况以为断，过多的顾虑，是不必要的。”但何师长仍本《孙子》所谓“勿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的原则，将师部一切公文和例行公事悉交谢参谋长全权负责处理，亲赴前线与各团、营、连长研究作战方法，加强第一线工事，构筑坚固据点，整理交通道路。在复杂的地形中，作了多方面的准备，以应不意事变。当时有人讥笑说：“长江天险，日寇岂能飞渡？如日寇渡过长江，背水作战，必将自取灭亡。”但何师长仍坚持自己的看法，非但重视第一线工事的构筑且建立了第二线的坚固据点。

1943年2月中旬，沙市之敌约三千余人，在炮火、飞机轰炸下，将我太平口一带工事夷为平地。然后，敌步兵渡

江，分向两翼席卷，主力指向弥陀寺。是时，何师长亲临前线指挥。敌从我左翼包围过来，何师长指挥四八二团向敌反包围过去，何师长的棉布大衣为日寇三八式步枪子弹所洞穿，仍沉着指挥。敌攻占弥陀寺后，死力拒守，何师屡次反攻不下，激战至四月初，仍与敌对阵相持。这时官兵一致称赞何师长，认为他究竟是老于行伍而有远见的指挥官，非但于枪林弹雨之中稳如泰山，且能未雨绸缪，事前固其防线，于敌我装备悬殊之下，尚收一定战果，实非易事。

敌寇占领长江各要点后，二十九集团军颇有损失，乃遵六战区长官部指示，开赴益阳整编：撤销第二十九集团军番号。原该集团军所属四十四军、六十七军合编为一个军，保留四十四军番号，撤销六十七军番号。整编后的四十四军（军长王泽俊为王缵绪之子）下辖两个重点师，即一六二师、一五〇师；两个后调师，即一六一师、一四九师。所谓重点师，其装备补充均较他师为强。因而师长人选必须有一定学历，方足以胜任。鉴于原一六一师副师长熊执中，系日本士官学校出身，而在蒋介石所办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曾在原集团军总部代理参谋长约一年，常代表王缵绪参与长官部有关会议。重点师师长一职，非此人莫属。遂升熊为一六二师师长，调原一六二师师长何葆恒为一六一师师长。何师中、下级军官啧有烦言，何师长一一解释，欣然到职视事。他在后调师中细心工作，对官兵加紧训练。常对人说："只要我能为抗战尽我一份军人保卫国家民族利益的天职，什么工作我都可以干。后调师，大有可为。训练好官兵补充第一线，是刻不容缓的事。前方打了胜仗我们后方训练人员也有一分劳绩。这比前方作战，毫无逊色。"何师长鲜明的态

度，前后方工作同样重要的论点，改变了后调师官兵的精神面貌，使全师的训练工作，非常出色。

参加长（沙）衡（阳）会战，袭击敌后运输

1944年3月，四十四军军长王泽俊认为何葆恒是一员骁勇善战的指挥官，复将他调任为一六二师（重点师）师长。熊执中调任为一六一师师长。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命令调葆恒率一六二师守备湘阴三姐桥要点独当一面，阻敌南下；由长官部直接指挥。何师长到达防地后，即率幕僚及部属长官侦察地形，加强构筑工事。同时暗地派员与新四军游击队联系，只因湘北地区游击队在“皖南事变”后，活动较为隐秘，且以时间紧促，未能联系得上。五月下旬，日寇以主力部队第三、第十三、第六十八、第一一六等四个师团共五、六万兵力分股南下，向三姐桥一带进攻。何师坚决抵抗，展开激烈战斗。后奉长官部命令，转移粤汉铁路东侧，保持主动，向敌侧击。何师长将所部分为三支，亲率四八六团居间指挥，向敌侧、后猛攻，不仅迟滞敌之行动，且迫使敌不得不分兵还击。在日寇集中主力指向长沙时，其后方空虚，何师长又率部袭击敌之运输补给队，敌又不得不分兵与何师战斗，掩护其交通线的安全。何师顽强抵抗，机动出击，显示了川军英勇战斗精神。日寇二一七联队长木佐木青次大佐说：“战斗十多天，竟损失这么多的官兵，令人感到异常痛心！”又“第五十八师团步兵五十二旅团长古贺龙太郎少将所指挥的部队于八日攻下湘阴，但重庆第四十四军第一六二师仍留在达摩山地区，应加注意。”（以上材料，摘自我国翻译的《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材料》）。从这里可以佐证何师给

敌人有力的杀伤，迫使其部队“应加注意”，不敢轻视。长沙沦陷后，何师在敌后坚持战斗近一月，每天均有战利品的缴获，计：毙伤敌军四百余人，伤敌驮马八十余匹；枪枝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甚多，因无法运走，均予彻底破坏，免资敌用。在奉到战区司令长官部令一六二师归鲁道源集团军指挥命令后，其后的战利品均送该集团军总部。何师奉命南下时，沿途袭击敌仓库，并焚毁敌弹药库十余处，分别受到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及鲁道源集团军总司令的嘉奖。

7月上旬，一六二师归还四十四军建制，守备安仁地区。何师击溃日寇进攻五次，均有俘获。

奉命阻击共军，不忍同室操戈

7月中旬，一六二师派赴草市的谍报员报告：“共军王震率部二千余人，已到草市，似有重新进入井岗山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企图。”何师长令幕僚将上项情报向军部报告，一面急派其亲信参谋向安仁到草市途中以侦察王震部队行动为名，秘密告知四十四军及其友军位置，希望避开何师守备区，以不发生接触为好。此时，九战区长官薛岳命令四十四军：“……应以全力堵击王震部队南下，斟酌当面敌情，大胆抽调守备部队，使用于堵击王震部队方面。如果王震部队南下，四十四军应负全部责任。”军长命令：“一六二师师长何葆恒指挥四八六团并由四八四团抽调两个营阻击王震部队于安仁西南地区。如王震部队由该师守备区城内南下，团长以上主官、副主官、幕僚长均应受到严重处分。”何师长接到电令后，立即向军部申诉四八四团守备重要据点，抗击日寇，不能抽调，只能亲率四八六团前往堵击。何师长心中明

白，上级命令固然不敢违抗，而大敌当前却同室操戈，未免不成民族罪人，他只得阳奉阴违，采取消极态度，故意于出发前集合部队训话，借以拖延时间，迟缓其行。四八六团向高垄前进途中，见道上留有一信，是给孙从团长的。信中说："我们是南下抗日，幸勿误会。……"孙团长忙将信送给何师长看，何师长借机命令部队休息。随后，再令部队折向安仁东南前进。此时王震部队已由敌后空隙南下，主力已通过高垄而四八六团的先遣队只与王震部队的后卫发生短暂接触，迅即脱离。四八六团也未追踪。何师长的行动，磨磨蹭蹭，不愿与共军发生战斗，内心亦云苦矣！

王震部队直插桂东以北地区，而九战区长官部仅有一些直属部队，没有战斗力，不敢调往堵击。薛岳慌了手脚，急令王泽俊抽调一六一师跟踪追击，不准脱离，违者以作战不力论罪。一六一师师长熊执中率该师尾追王震部队于八面山中。

1945年8月14日，日寇投降。该师归返原驻地时，熊师长曾向何师长和我（笔者，时任一六二师参谋长）说："王震部队纪律严明，行军力强；我部随后尾追，可望而不可及。他们上山，我们追到山上，他们又下到山沟，我只希望他们暂时休息一下，大家都好休息，喘口气再走，我只求长官部不受到威胁，便算达成任务，不受处分就是万幸了。这次跟踪追击，拖得我们疲于奔命，根本没有发生过战斗。参加这次追击的，除我师外，还有第四军、暂二军，总计十一个团兵力，是王震兵力的五倍，真是没奈他何！王震部队缺粮，还得就地说服老百姓，自愿供给。老百姓反映："那个部队刚过来，很讲理，他们向我们要粮食煮饭吃后，还集合

部队向我们行礼致谢才走。”团长周青廷说：“这次我们进行山地战备行军演习，走路都走不过人家，还说什么同人家打仗哩！”事后，何师长对我说：“当王震部队与我先遣队接触时，军容整肃，不惊不乱，就象野外演习似的。今后决不可与共军作战；如作战，只有失败。”现在回忆起他的话，多有先见之明啊！

厌倦内战，跳出火坑

日寇投降后，何师长欣闻毛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和谈，非常高兴。他对我说：“国共和谈成功，军队整编，我可以退役。抗战八年，捍卫民族，我尽了一分力量，得以生还，安度晚年，是多么幸福啊！”1946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整军会议，凡是在南京附近的部队，师长、师参谋长、政工室主任均得参加。两周会议后，何师长回到安徽贵池县属殷家汇，非常忧郁。他向我说：“这次整军，名是整编，实是缩小番号，扩大编制。蒋介石又要打内战了。”随即拿出在南京整军会议上发的《剿匪手本》非常愤慨地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共产党在黄河以北及大江南北的广大土地上打了八年日本，抗战胜利后，还成为‘匪’了，这是哪来的歪道理？这能服人心吗？在发这本书时，蒋介石还一再叮咛与会将领拿回去仔细研究。时代不同了，谁还受你蒙蔽，看来这本书除作为发动内战的证据外，还有什么作用？放在桌上很碍眼，把它烧了倒干净些。”说罢就撕烂了，并用火化为灰烬。他继续说：“在抗战中，老百姓受的灾难够重了。共产党确实出了力，你我亲眼所见。在大洪山的保卫战中，新四军李先念部对我们的支援不小。

我们调到长江以南地区，没有共产党的支援，光打败仗。王震率两千人南下，薛岳用了十团的兵力去围歼，结果没有动到他一根毫毛，反而拖得精疲力竭。这些事实，还不够说明问题吗？我们拿什么东西去跟共产党打？古人说：‘师直为壮，屈为老’，我们已经心虚理亏了。况且人心厌战，谁也不愿意再打下去，我首先请求退役。”我说：“师长，功成身退，你是看清形势发展趋向的，不过，你不容易走，师里还没替手。”何说：“替手，早就有了，名册上不是副师长李秾吗！他是西充人（总司令王缵绪是西充人）的中坚分子，又有才能。参谋长（笔者）请你立即给我起草退役报告。”退役报告送军部后，我向人事科了解，据说：“军长看了非常气愤，当即将《报告》撕得粉碎，用力甩到地上，一言不发。”我向何说：“师长，你要退役还不是时机。蒋介石大张旗鼓整军，一是给全国人民及共产党看；二是在整军名义上将杂牌部队尽量缩小或干脆裁撤，并入他的嫡系部队。蒋介石的一贯手段，是化他为我。师长在这个时候要求退役，蒋介石便可乘机将其亲信的门生放下来当师长。军长王泽俊不敢不接受，这个苦果他怎吃得了！‘天子门生’来了，就不象我们这样听说听教，动辄由他谩骂。李秾虽然是王泽俊的意中人，但他没有学历，也是他升不上去的原因，所以军长为你退役不能不大动肝火。”何说：“那我也等不到多久。我决心要走，还怕他冒火！”

1946年8月，何葆恒第二次请求退役，王泽俊说：“部队要行动，你回去准备，退役的事，以后再说。”11月，部队改用整编后的番号：原四十四军改称整四十四师，原一六二师改称整一六二旅，何任该旅旅长，遂第三次提出退役报

告。是时，部队已开到苏北阜宁县一带，进行反人民战争。何旅长同我闲谈时说："现在我们的处境，实在危险，一是被打死，落得个臭名声；二是当俘虏，也不是好下场。除此而外，只有跳出这个圈，越快越好；迟了，后悔勿及。"于是向王泽俊第四次提出退役，王发脾气说："这是什么时候，等一段时间再说。"1947年3月，何旅长被调往南京中训团受训。适中训团发生到孙中山陵墓哭陵之举，这更激增了何之退役念头。当他回队路过海州时，遂向王泽俊第五次提出退役，王怒气冲冲地说："在紧要关头就要走，对不住人吧！"何仍委婉地要求，王被缠得不过意，才说："你实在有病，先回部队去，等我向上面了解一下再办。"何回部队后，态度消极，一切军务，委之于副旅长和参谋长处理，他只点头应诺而已，到了9月，何致电王泽俊，第六次要求退役，说他病重，对部队无力指挥；如不允准，请给病假五个月，返川治疗；职务由副旅长李秾代理。王得电后，见何去志坚决，即电请蒋介石批准，并发给退役金。

何葆恒获准退役令后，内心极为欢愉，他向我说："我从此跳出内战火坑了。我虽走了一小段不光彩的路，实为时事所迫，不是我的本心。我的行为，已足表白我不愿参加内战的心迹，这也对得起成都军训班教我的教官李荫枫老师了。总之，共产党一定要胜利，中国一定有前途。可惜，我的年龄大了，身体也差了，恐怕看不见盛世。老弟，你年轻，忠厚老实，好自为之。当幕僚容易走脱，应相机抽身，跳出内战火坑为上。"

按：本文作者邱正民，现在政协泸州市委员会图书室工作。他和何葆恒相识是从1935年开始的。抗日战争时期，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